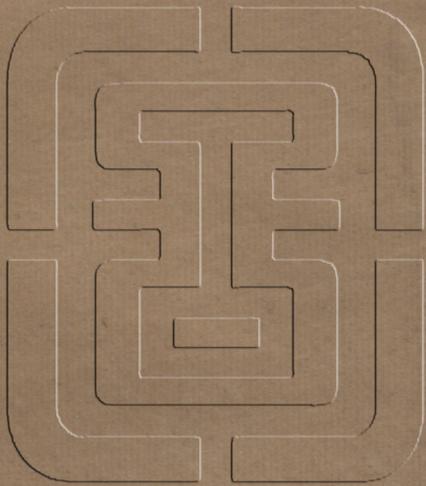




二百六十二

史162-8



三朝名臣言行錄

八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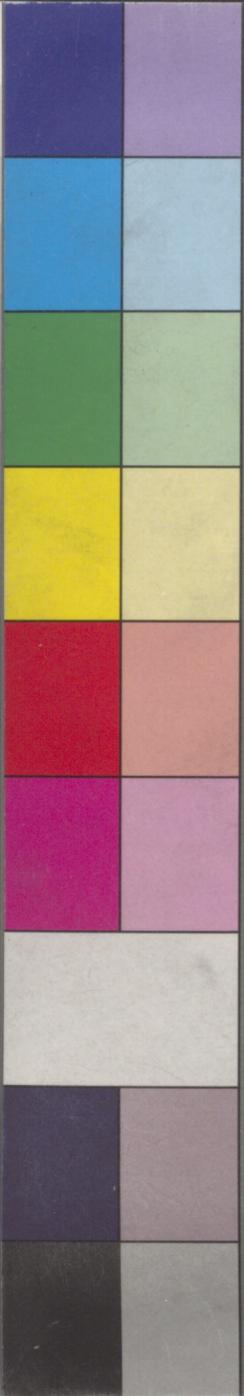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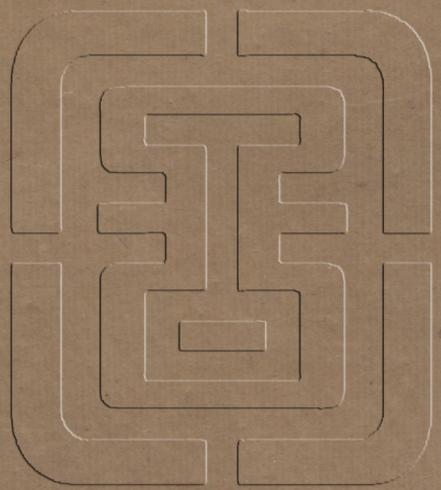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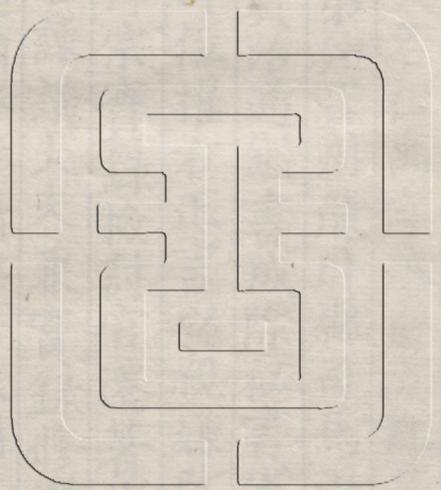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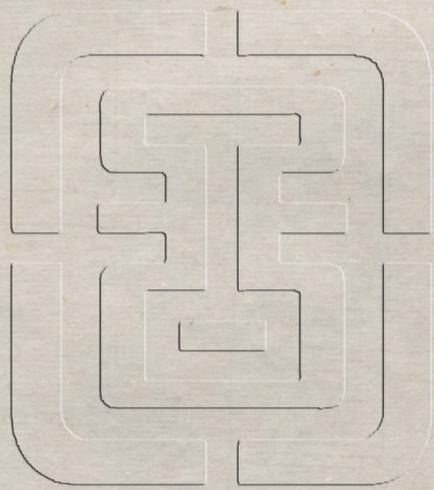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內翰范公

公名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中進士
第知資州龍川縣司馬溫公辟同編脩
資治通鑑書成除祕書省正字 哲宗
即位擢右正言以親嫌改著作佐郎
神宗實錄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遷
右諫議大夫兼實錄修撰改禮部侍郎
進翰林侍讀學士兼國史院事又為翰
林學士兼侍講 哲宗親政以龍圖閣

學士知陝州紹聖初提舉亳州明道宮
繼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
貶昭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

州卒年五十八

公未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被金甲至
寢室曰吾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
是日公生遂以爲名初字夢得温公以傳
稱鄧仲華内文明篤行淳備改字淳曰或
配甫子而稱之故字淳甫

家傳

公弱不好弄博學強記年十三通議河南君

皆蚤世叔祖忠文公撫育如已子公自以
既孤每歲時親賓慶會慘怛若無所容閉
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
皆一時聞人忠文每器之曰天下士也謂
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公第三視
忠文諸子爲諸父行云

家傳

熙寧三年司馬文正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
公同編修供職祕省時王荆公當國人皆
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論
荆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

往見

家傳

初溫公又辟劉公敞劉公恕同修書及溫公歸洛詔聽以其屬自隨而二公各在官所獨公在洛溫公專以書局事屬之故公於此書致力為多是時富韓公致事居洛韓公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公獨厚疾篤召公以密疏授之大抵論王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韓公薨或疑以為不可奏公卒上之

家傳

元豐三年三月五日

神宗晏駕六月七日

公上疏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已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已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大行在殯而百官有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

十三之一
高安道
之制禮也今群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
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
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
也既以日而爲之又以月而爲之此禮之
無據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祔廟
而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
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
已行之禮既不可追且衰裳不可以服勤
則斷以日月而易朝服以治事亦是也臣
愚以爲宜令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

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
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
不必爲之服唯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
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又論厚葬
之禍乞於儉制之中更加損約未報又奏
曰天子者天下之共主故其喪使天下共
服之今朔望之禮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
以吉服臨喪也人主獨以衰服在上是
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也凡此
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今欲風天下以忠

孝莫如先正此禮然古者君臣居喪而行
吉禮則服冕既畢禮則復衰今人主素
服以聽朝而人臣朝服以治事亦古之遺
法也唯群臣燕服當爲之制朞年之內純
用縞素小祥可以有色而漸加以緣使脫
去朝服而猶知有喪則人情不可得而忘
矣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古者禮不下
庶人唯遏密三年所以爲君服也今祔廟
之後群臣不樂而百姓無禁是殺禮以姑
息習爲俗樂之浮民而使人不知君臣之

義也彼不爲樂必有他業以養其生豈遽
至於困窮哉臣以爲禁之合於禮而無傷
於俗請禁之便執政皆以爲難唯温公然
之而議竟寢

家傳

公除正言客有言温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
濟國事温公正色曰子謂溥夫見光有過
不言乎殆不然也

遺事

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
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欲獻之
神宗屬神宗已不豫未及上元祐元年

上表進其書

家傳○又遺事云公諫疏多自毀去平生為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行唐

鑑欲移文開封毀板冲力陳不可乃已○又云元祐中容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按無它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容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冲見藥城先生於頴昌藥城曰老來不欲泛

觀書近日且且看唐鑑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公為著作佐

郎實錄院檢討伊川嘗謂溫公曰經筵若

得范淳夫來尤好溫公曰他已修史朝廷

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

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自度之溫潤之

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

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遺事

除兼侍講上疏 太皇太后其略曰祥禫將

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内外一新奢儉之

端皆由此始又况 皇帝富於春秋聖性

未定觀儉則儉觀奢則奢所以輔養不可

不御名 陛下若崇儉朴以輔聖德使目不

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

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

無疆之福也臣聞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十

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

矣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故願預爲之防
止於未然

家傳

忠文公在許公謁告省觀上遣使宣問賜銀
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公賫賜蜀公初朝
廷既相溫公申公詔起蜀公欲以門下侍
郎處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公公以謂不
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
欲爲者君實已爲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
舊書云比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

家傳

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公言君子之於喪

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
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
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更不作宴唯因事
則聽樂庶合禮意

上從之家傳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公言朝
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
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
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爲
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
人爲額則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

人每遇太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已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爲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畧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爲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使用心振恤須要實惠及貧民

上納用焉

家傳

講論語畢賜宴于東宮 上遣中使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宰執講讀官凡十有三人拜賜公表謝曰臣願 陛下篤志學問亦

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畧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

之家傳

是夏權任進講公上疏其畧曰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 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

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爲義
小人專於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
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
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 陛下
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
之時陛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
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爲 陛下惜此日

月願以學爲急則天下幸甚

家傳

除諫議大夫充實錄修撰時呂申公已薨公

遂就職

家傳

蔡確旣貶公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
之事不可極意過中極意後必有悔用刑
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可失之於
畧不可失之於詳自丁謂以來不竄逐大
臣六十餘年今已用大刑四方聞之無不
震聳其黨有素懷姦心爲衆所知者固不
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
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
也又因登對勸 上以辨邪正曰比年以
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

不分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望戒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為

他日患

家傳

韓嘉彦已

選尚公主公上言

國朝舊制婚

姻之家無預政事者今嘉彦尚主而忠彦

執政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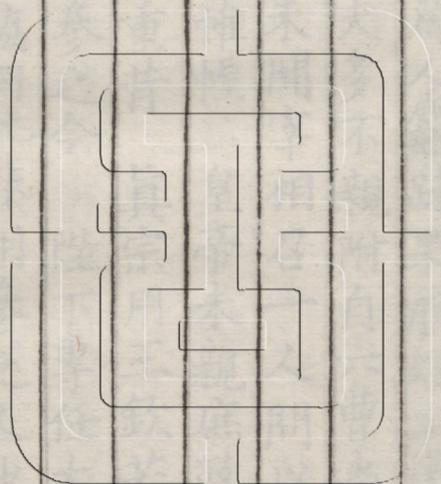
祖宗故事不可為子孫法

陛下念韓琦之功富貴其家可也至於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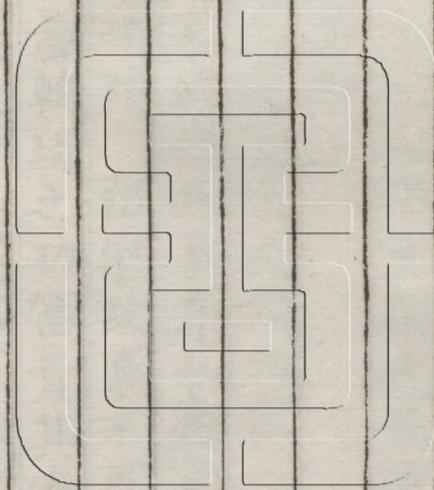
政必選天下之望不可專以勲舊自用忠

彦已來外議籍籍至今未已今國家既與

原闕



爲執政以前人望不及范純仁自居大位
純仁頓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
然其爲人麤踈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物
士大夫多不親附自六曹尚書侍郎兩省
侍從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職事五陛下
深居帷幄五皇帝未親庶政尤不可使宰
相權重昔五真宗用王欽若丁謂必以馬
知節參之今五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與
大防協同此非相參之人也近用左右丞
二人又皆人望素輕以臣料之自此廟堂



論議必無異同朝廷一決於大防與摯無
有敢違之者如此則公道何以得立惟

陛下稍自攬權綱無使威福之柄漸移於

下家傳

范忠宣公之罷公嘗論列客有謂忠宣曰范
淳夫亦有言何也忠宣曰使純仁在言路
見宰相政事如此亦豈可默也贛

除給事中公復陳河事利害乞罷韓忠彥政
事力辭然後就職即上言臣所領工房伏
見朝廷應副修河司所湏日有行下文字

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於中外人言
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
民力有害無利大臣猶執前說遂降指揮
且開減水河權罷修河然其後卒如公議

家傳

禁中下開封府覓乳母十人公偶以腹疾在

告聞之即上疏 皇帝曰 陛下未建中

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有
損聖德無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 陛

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

三歲此豈近女色之時乎 陛下承天地
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爲
億兆之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
太皇太后曰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
不肯使近女色而况於萬乘之主乎 陛
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
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
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
司馬光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護 仁宗
皇帝最爲有法自即位已後未納皇后已

前居處不離 章獻卧內所以聖體字實
在位最爲長久 章獻於 仁宗此功最
大臣考之國史 仁宗在乳褓 章獻使
章惠太后護視 章獻臨朝 仁宗起居
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
勤備今 陛下臨朝日有萬事至於左右
護視 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願
陛下與 皇太后皇太妃詳論此事戒飭
保傳令以章惠爲法如其不然女色爭進
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 陛下雖

欲悔之豈可及乎既而太皇太后喻宰
臣呂大防以兩諫議及公所奏皆無是事
且令公轉喻諫官公既病愈叅告乃知之
遂以喻諫官劉安世安世責公不言公言
亦曾入一文字遂與劉公再入一疏見劉

公事中家傳

有詔選后并令侍從禮官講求禮制公上疏
言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
曰博議又與諸公討論講議約先王之禮
叅酌其宜爲之禮上之及中宮初建又解

家人卦以獻

家傳○按文集初欲以都亭驛爲皇

冊公言皇后天下母不可以先居夷狄之館古者天子親迎蓋將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故用祭服通天冠當古衣弁乃齊服不可用從之

浙西水灾朝廷遣使賑之言者謂浙西灾不
至大而州郡奏報以少爲多乞考其虛實
而懲責其尤甚者又乞令賑濟官凡措畫
稍大事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
報者雖許一面施行亦須便具奏知有旨
施行公封還之極論其不可家傳

公嘗采集帝王學問及記 祖宗講讀故事

三十一
為帝學八卷上之家傳

祕書監王欽若臣奏差真靖大師陳景元校
黃本道書公封還之以謂諸子百家神仙
道釋蓋以備篇籍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
非有益於治道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
崇長異學也今館閣之書無所不有若用
此為例各委本色則豈 祖宗設館之意
哉昔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王韶誘說
木征時人謂之安撫大師今乃有校書道
士人必謂之編校大師矣事雖至微實損

國體遂罷其命家傳

元祐七年三月邇英閣對公奏臣掌國史伏
觀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
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
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 仁宗行五者
於天下所以為仁也然 仁宗每因事示
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
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
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仁宗曰
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

子之所言則史魚不若蘧伯玉之爲君子
仁宗之言人君之言也人君唯欲臣下切
直故言蘧伯玉不若史魚以開臣下切直
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
聖人之大德也願陛下以爲法昭示所
好以慰群生之望上然之家傳
公進言無隱考古驗今反覆曲折至於再四
而其言愈切大意勸上畏天愛民脩身
納諫稽法祖宗而專引仁皇行事以爲
故實又采集仁宗聖政數百事爲仁

宗訓典六卷以獻公平居口不言人過遇事
別白邪正是非畧無假借以謂不若是則
履霜堅冰危國亡家之本也必極論而力
正之在經筵據經守正獻納尤多講尚書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彫墻
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講畢再誦此六句却
立云願陛下留聽哲宗首肯者再三
然後退就位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樂公
曰孟子切於救民故深勸齊王與民同樂
而謂今之樂猶古之樂然世俗之樂鄭衛

三言十八字
其之
高安道

淫哇之聲非先王之法豈可以薦上帝配
祖考降天神出地祇也今樂古樂如君子
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如必欲以
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荅顏淵之
言孔子所言者為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
救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講公劉好貨大
王好色公曰孟子以王好貨勸以當如公
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勸以當如太王與
民同欲然臣竊以謂公劉非好貨乃是厚
民太王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以好

貨亦不可以好色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
則荒而害政孟子事齊宣王中才以下之
君故其言如此

家傳

東坡先生嘗謂薦曰范淳夫講說為今經筵
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

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李薦師
友談記

太史公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
在 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先生
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
古義仍叅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為

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

記談

太史公講王制巡狩柴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爲封禪之事或以求神仙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

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

記談

太史公講太史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之說注謂子卯與先代忌辰之類爲諱惡公曰以臣所見所謂諱惡者危亡之言也爲人君必使危亡之言不絕于耳爲人臣必使

危亡之言不絕于口然後君臣相與戒

御名

畏懼保其社稷若夫子卯雖爲桀紂之亡日與先代忌辰此有司常事耳不足道也

記談

元祐初公以著作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

班御藥閣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願

子敦嘗與都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爲失

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來謝宅門數步外

下馬留榜子與閣者云只煩陳覆欲知曾

到門下其後公爲諫議大夫儼居城西白

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
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 上前吾輩
不知死所矣遺事

公爲禮部侍郎車駕將幸太學公以唐開元
中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表先聖今乃未
用王者之制請幸學酌獻之日特命改正

家傳

公薦王存蘇軾趙彥若鄭雍可備讀官程頤
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管師仁可備講官
又別奏辯頤被誣事甚悉家傳

執政以公懇請進擬龍圖閣待制知梓州

太母宣諭曰只爲孫兒不肯教他去且爲

孫兒留之公遂不敢有請家傳

太皇太后登遐公言 太皇太后新棄天下

陛下初攬庶政乃 宋室隆替之本社稷

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

離合之時不可不御名也 太皇太后內定

大策擁立 陛下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

姓呼舞至公無私焦勞刻苦專心一意保

佑 陛下斥逐姦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
 始終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
 人怨者亦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
 太皇太后不當改 先帝之政逐 先帝
 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 陛
 下即位之初中外臣民上書言政令不便
 者以萬數 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
 改與 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
 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人者有
 罪當逐 陛下與 太皇太后亦以衆言

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 先帝下負萬
 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 太皇
 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碩不如此則天
 下不安耳惟 陛下清心照理辯察是非
 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
 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如
 其不然則臣恐姦言繼進致 陛下於有
 過之地失天下之心不可不預防也此等
 既上悞 先帝欲復悞 陛下天下之事
 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公與蘇公約皆上

章論列蘇公已具草見公之章遂附名同
奏竟不肯出其藁因謂公曰公之文經世
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
言之皆可行也公又上疏陳 祖宗創業
之艱難勸 上憂勤抑畏以守大業且曰
元豐之末時運艱危 先帝早棄天下
陛下嗣位幸賴 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
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
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
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宰相議曰南朝專行

仁宗政事可飭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
束無生事夫以夷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
心可知矣 太皇太后爲 陛下立太平
之基已有成効臣願 陛下守之以靜無
所改爲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詔左右
大臣動必循守 祖宗法度 陛下躬攬
於上諮諏善道察納讜言則群臣邪正萬
事是非皆了了於聖心矣傳家
有旨召內臣十餘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
在其中公上疏言 陛下初政未嘗聞行

一美政訪一賢臣而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之口必謂陛下私於近習臣竊惜之不報又請對極言小人官官不可用歷引古今及陳呂惠卿蔡確章惇李憲王中正等罪狀時惇惠卿皆復官上已有相惇意人情益搖大臣不敢爭臺諫不敢議惟公論奏不已親舊力勸止公以謂今事已不可回必得重禍公曰不然吾以經術侍人主職在輔導事至於此其能默乎哲宗臨朝威嚴群臣不敢仰視而待遇公極

於溫渥是日所論亦皆和顏開納公曰

陛下既以爲然臣乞携此章示執政且詰責之時范忠宣猶當軸也上曰且留此

朕欲再看復熒喻再三公謝而退

家傳

元祐九年三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公因對極言宜恐懼脩省以答天戒務在安靜以寧天心時繼述之論已興方欲更變法度公每因事進諫言極忠憤哲宗終無忤色公乞補外上云不要入文字執政官有關公亦不知上意明日蘇公自門

下侍郎出知汝州公再上章請郡又不許
上且欲大用有成命矣內外梗之者甚衆

已而中輟

家傳

閏四月除知陝州朝辭勸上以寬到任謝

表云非堯舜不陳竊慕責難之義惟祖

宗是憲仰禪求助之明蓋平日之志也

家傳

章惇拜相蔡卞脩國史公罷郡宮觀令與同
進書官趙尚書彥若黃校理庭堅同於京
畿居住報應史院取會文字初卞以前史
官直書王安石罪欲中傷以詆誣神考

之罪實錄中出千餘條以謂皆無證據欲

逮諸史官繫詔獄覈實既而檢尋悉有據

故所問止三十二事公以實報遂與趙公

黃公皆坐貶公得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

家人不見其喜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

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求退每被除擢必

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責處之怡

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為

不可

家傳

紹聖三年徙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

納至於以訐爲直以無爲有則在所不赦
公云吾論多事矣皆可以爲罪也亦不知
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覓乳媪事惇卞
以謂上疏一太母所以離間 哲宗也然
公先上 皇帝疏後數日乃上 太母疏
止是勸 上以愛身脩德 太母以保護
上躬而已明年徙賓州元符元年移化州
所被受止是白劄子竟不知所坐也家傳
公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
常處几按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

所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
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汗履雖穿如新皆
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遺事
公每誦董仲舒之語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謂沖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
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遺事
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
不許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
立朝矣遺事

呂吉甫之用事也 神宗極知其姦邪嘗謂

惠卿可斬紹聖初起廢謝表力詆元祐政
事及諸公又自陳遭遇先朝被眷深厚
鋪叙甚詳公笑曰宜乎世以嚴子陵爲高
人也遺事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公必戒之東坡每
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公舊行第

十三也遺事

公篤於兄弟之愛蜀中歲入不復問多寡奏
薦先諸弟及捐館温猶未官也遺事

公平生不問家有無俸入所得與族人賓客

共之以故常不足逮南遷家徒四壁遽以
蜀田質於人出倍稱之息始能辦行遺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群賢畢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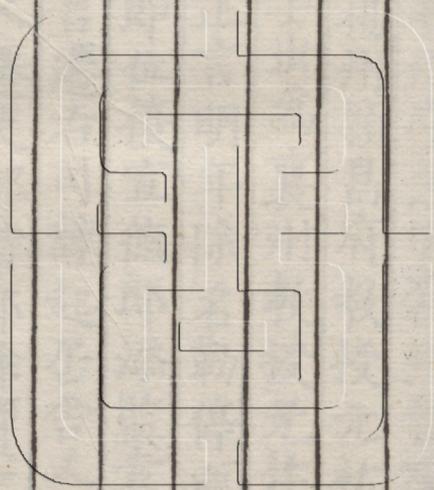
于朝專以忠厚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
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
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
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爲領袖朱光庭賈易
等爲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內翰爲領袖
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
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擊

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
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
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
時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啣怨刺骨陰
伺間隙而諸賢皆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
聖初章惇為相同以為元祐黨盡竄嶺海
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慙直無黨范醇
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
尤可哀也

聞見錄

事則未蓋氣質弱於劉道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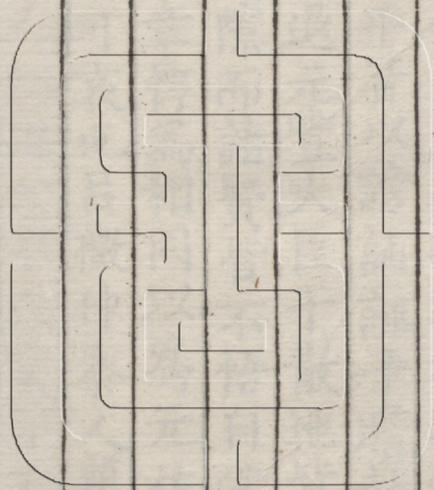
元城譚錄



十三之二

吏部侍郎鄒公

公名浩字志宇常州晉陵人中進士第
歷揚州穎昌府教授元祐七年除太學
博士出爲襄州教授元符元年召對除
右正言明年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徽
宗即位復宣德郎添監袁州酒稅除右
正言遷右司諫起居舍人明年除中書
舍人遷吏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江
寧府尋改知杭州未赴責授衡州別駕



永州安置明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崇
寧四年移漢陽軍居住五年復承奉郎
遂歸常州大觀四年復直龍圖閣政和

元年卒年五十二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
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晬然見
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
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
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
從人望也是時 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

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
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
於嬖暱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
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 上旨姦諛之

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

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

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它人之子
而殺其母之類

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爲

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

公既沒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

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
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叙
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
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
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
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
公疾革未及施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藹然
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
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至垂絕而不
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

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龜山集鄒公
奏議集序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
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
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氏
遺書

志完脩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
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
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

崔
正

田
言婆
娑集

志完云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六經千門萬戶
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

御
名獨

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

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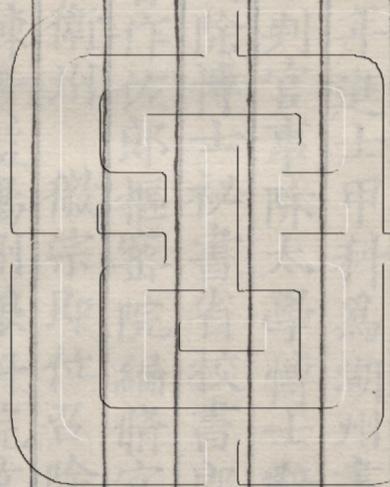
胡氏傳家錄

田畫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
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
志完教授穎昌與承君遊相樂也志完性
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
君監京城門志完除言官遣客見承君以
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
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
染絲之句為志完發也客言於志完志完

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取
告見之問志完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
今君為何官志完愧謝曰上遇群臣未嘗
假以聲色獨於浩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
不勝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可
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
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
立劉氏為皇后承君謂子曰志完不言可
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穎
昌中塗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諫立皇

后時浩之言慙矣。上初不怒也。浩因奏曰：臣即死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興，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浩乃得罪，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太宗正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

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鑿戶問病者，藥之良勤，得疾而卒。聞見錄



右司員外郎以上宰相書責監建州武
夷觀坐黨籍除名勒停送袁州編管崇
寧元年移送廉州量移郴州得自便以
子正彙事逮繫詔獄送通州安置坐進
尊堯集送台州編管復宣教郎主管江
州太平觀令居南康軍徙楚州宣和六
年卒靖康中贈諫議大夫紹興中特賜
謚

公為越州簽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
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

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
闕蔡俛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
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
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
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初卞嘗為公語
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
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為太早漢
楚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
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
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公少俟公不為止

三百九十一
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
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譖合下民
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
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
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
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遺事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適相
遇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
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爲
諭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

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荅公復曰上方
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
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
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
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略章復竚思良久曰
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
公悞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
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
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
改成緒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

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姦
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
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
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
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
紛至於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
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
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
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淵源議論勁
正章雖迂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

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
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
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迂

遺事

○龜山語錄云瑩中言宰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
爲甚椿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却如何亦偏多載了
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
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
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調和得是不令錯了
若只說得摠腦便休亦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
掌如彼所言天下
誠可運於掌也

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
卞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
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

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

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歎遽以告下下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

復敢議毀矣

道事

紹聖大臣嫉元祐更改王荆公已行之法乃用繼述之說以為形跡先朝追貶司馬溫公等加以不孝之名上謗宣仁事傷

國體公時為太學博士被旨賜對其奏劄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則必變故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也造膝之言遂明繼述之義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同泰陵喜所未聞反復詰問語遂移時迫於進饌公乃引退上意感悟約公再見有變更時事之意執政聞而恨之遂黜公于外泰陵聖顏英睿臣下奏對往往懾於天威

少或契合公始召見遽以人所難言逆意
開陳辭達義明使人主豁然感寤由是摺
紳士夫罔不欽服蘇黃門聞之撫几歎曰
吾兄東坡最善論事然亦不知出此遂以

書抵公歎譽甚至

遺事 文 紹聖初用章惇薦為太學博士

士先是惇之妻嘗勸惇無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
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瑩中見惇容甚衆
謂惇曰公與其無益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
之言蓋譏惇之報怨也惇以為忤不復用

公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
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
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謀將因

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公
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其如
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
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
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
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
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遺事

公自館職請外補得倅滄州秩滿移守衛州
中間數有薦章兩被內除皆辭不行至紹
聖末徽宗即位召為言事官於是即日

就道論章惇蔡明繼述平日之志略行焉

遺事

公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

遺事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

言路衆議皆以 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

叙官爲所當先公時在諫省獨以爲幽廢

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

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

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幾

可無後患不且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

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

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

也

遺事

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
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常言人主
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
聰明况以訐為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

遺事

公譽望早達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
聖間諸公交薦於朝公名所主多所退避
及後被眷知居言路排姦扶正所指議者
往往嘗相舉薦故公疏文有曰在彼則舉
爾所知在此則為仁由已未嘗以預薦而

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絕其恩蓋公之意
以士人出處不因薦刺而廢公議則朋黨
之說無緣而起遺事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
曰京之精神如此它日必貴然矜其稟賦
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
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
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
公使荅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
須擒王不得自己也於是攻之愈力遺事

公每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
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
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將
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蔡京疏文有曰
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
逮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遺事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修 裕陵
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
其事進日錄辯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浦
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然猶

止以增加之罪歸于蔡卞蓋公之意以謂
荆公已歿宗其說以殖私黨者卞實罪魁
救時革弊當以去卞為先若根源鋤塞則
制其流蔓易矣及邪說大行勢不可回於
是直攻荆公之惡以明禍本之所在所以
復著四明尊堯也雖尊崇 宗廟破關私
史立意則同而議論直捷無所迴避則後
集乃公之所取以為正也故公自謂四明
尊堯者芻蕘改過之書也後集序文可以
備見遺事○元城譚錄曰陳瑩中安世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中庸曰道之不行不明也我知之矣

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若瑩中者多失
之過如尊堯集先評王荆公為伊呂聖人之耦而後
納諸僭叛不軌之域此學術不粹也其始論荆舒日
錄也乃歸過蔡卞以為吾用權道且君子立言行已
當本之誠此之謂誠可乎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
事善善惡惡或原心定罪則有之何嘗有嫁罪誣人
之事今欲正一大事而枉筆且誣人是自招曲也如
此安有能立者乎○又曰當今之務非出於荆公則
入於温公矣元祐諸公所行蓋有未當處不可全用
今日之事則固不可用有一道理未嘗為人說恐乃
一傳去使渠輩先施弓箭而不可不為吾子言然則
救弊之理莫若只宗神考夫有不可及者則漸自
正韓璣曰陳瑩中七說固如是也公曰安世實嘗語
之以此○劉公集有荅陳公書論尊堯集大槩與前
說同但其末云報君行已苟已無憾而今而後亦可以忘言矣

公自諫省謫楊州筦庫以論蔡京交結外戚
逆 欽聖也被命數日 欽聖悔寤遣中

使宣諭以非奉旨方且開解 主上召還
矣賜公度牒十道俾勿遽行繼遂有無為
之命公以京猶在朝廷而復言者差遣是
非不辨不敢祇受及京得外補公乃拜命

遺事

公自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時何相執中
為禮部侍郎一日以間與公曰今早見貴
人公即真矣公即呼正彙示之曰吾與丞
相議事多不合今所聞乃爾是欲以官爵
相餌也若受其薦進而復有異同則公議

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
就汝其爲我書之又曰郊祀不遠彼不相
亮則失汝恩澤能不介意乎正彙再拜願
得書公乃大喜明日持以入局未及問丞
相約公相見連介催促公留使者少候已
而同舍朱世英來公拉之同往朱不知所
以丞相見公有同行者有不豫之色公不
候坐定遽出書爲獻丞相大怒辯論移時
公指事叙言辭色不撓堂吏比肩聳觀朱
亦皇恐失措丞相怒甚翹足肆坐語浸驕

慢公雍容起白曰瓘之所論者國事是非
當付之公議相公未可失待士之禮也丞
相整儀無語公遂起竟不聞所以相招者
何言信宿遂有海陵之命遺事

公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正彙幹蠱錢塘偶
聞蔡密誑說蔡京之福厚其事有動搖東
宮之迹不敢隱嘿乃自陳于帥司蔡薙時
爲杭帥方與京叙宗盟結死黨遂執正彙
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制
獄獄辭果不右正彙而公亦連逮開封尹

李孝偁脅誘公使證正彙之妄公曰正彙聞蔡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遽自陳告瓘豈與知若瓘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妾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况不欺不貳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失聲歎息謂公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其後獄具

正彙猶坐所言過實流竄海島公亦有安

置通州之命

遺事○又聞見錄太瑩中為諫官時為上皇極言蔡京蔡卞不可用

之決亂天下蔡京深恨之屢竄責例用赦放歸猶隸通州一日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詔獄下明州捕瑩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不為動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其事孝壽坐廳事簾中列五木于庭引瑩中問之瑩中從容曰蔡京之罪瓘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紙自書孝壽懼以瑩中為不知情即日放歸再隸通州其子配海上

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

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

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眾人服公之遠慮而恠何鄧輩敢欺

罔上下也

何執中為宰相鄧洵仁為執政○遺事

公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人莫敢以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廂巡起遣故十日必為之遷一寺公處之澹然不以介意

遺事

公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慊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訕訕咸為將有處分于公也慊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

又置邏卒數鋪前後巡察抄錄賓客書問
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隔絕未幾復
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郡
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
堯副本而憾爲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
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憾非所料
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公
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爲係詆誣
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
取尊堯集耳追瓘至此復欲何爲因問之

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
堯而以主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爲詆
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
爲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
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
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瓘此語瓘將顯就誅
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憾不待公言畢屢揖
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
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
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

安之不以為撓憾亦終不能為害

遺事

公謫台州於法合進謝表台州不為發遞表未得達而石憾之來聲勢甚異公料其必受蔡疑風旨意在得其所投書必將搜索及行李於是為封事繳謝表封緘於篋題以臣名憾至果如所料而以緘題之故不敢輒開遂以奏御疑與執中皆怒未幾罷之或問公何以審其如此公曰吾於疑初無它疑懷遺書之愧而其黨未必知納忠相据實自為計今顯其迹則法使之術不

行矣

遺事

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疑之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疑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疑為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之公議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疑以對策為

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
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正彙
三山之竄石幟台州紛紛皆其所為也事遺
公遷責以來杜門不治人事絕迹州郡宴會
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
知名願見及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時
王豐甫仲蕤為越帥以公早為岐公所器
重具舟楫為禮候公於郊因共載歸府舍
越人聞公赴府會競來觀瞻比肩輿歸館
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為人欽重如此事遺

公在台五年屢該赦當自便而刑部不敢檢
舉既而上旨令叙官放還乃因郊霈露
恩然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
郎實鑄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
劄云奉御批叙復數內陳瓘叙復未當
合於見存官外叙一官仍取旨與差遣符
州告示本官知委公既供知委而來通州
將數月又有省劄下通州令公具家狀陳
乞差遣人皆賀公以為起發有漸也公曰
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爾若與差遣豈應

見問上聞吾叙官不當而見於御批諸公不敢但已為此遷延之說以塞上旨家狀雖可供而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流落而因茲乞憐爾乃報去家狀昨因削籍毀棄無憑供具事果不行遺事公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慄以私隙詒爭章密取旨送慄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為公報忿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慄亦沾親慄屬宰求館舍宰以

為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卹彼乃為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慄聞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為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也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為江上之遊遺事公泛江至江州愛其江山之勝因卜居于城外杜門不出謁而來者不拒士大夫經由江上者徃徃不之公府而必到公家公延接無間每為燕豆之歎踰年歡適忽有朝旨不許出城月申存在又更易守臣日降

不下司文移以俟新守之到外間叵測無
不震懼交遊中有來索與公徃復書簡者
有碎公所書碑刻牌額者公亦自期以死
惕息俟命而已閱數日乃移南康居住蓋
緣王宋得罪疾公者乘此時以怖公也劉
待制器之聞之以書抵公曰此乃鶴相恐
脅漢上之策伎止此耳

遺事

公晚年益負天下重名蔡氏之黨必欲殺公
以快意時王宋得罪而公適居江州讒者
以爲公來居宋之鄉郡因危言陷公賴

徽宗聖察止令移居南康及後方寇嘯聚
又造飛語言公之壻爲寇所劫取欲以相
中傷復有楚州之命蓋公所論京下皆披
摘其用心而發露其潛慝蔡氏最所忌嫉
故得禍比同時諸公爲最酷猶以 徽宗
保全不至死也

遺事

公徙居山陽也經由江都時淮帥毛友達可
或疑其蔡氏腹心勸公晦跡而過公曰吾
無私憾於蔡氏蔡氏之人豈無是非之公
乎乃先遣書遺之毛報書加禮有公立朝

行已之道願望見而不可得之語即出郊
候公語頗輸誠公亦待之無間後聞其奏
報方寇事不為欺隱以書譽之於舊曰蔽
遮江淮沮遏賊勢斯人有助也蓋公與人
為善不分彼此大率如是晚進後輩因公
激發默化而為善者不可一二舉也遺事
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
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
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
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

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
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意

遺事

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
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
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
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公平生
手不執錢不視權衡貨殖之事未嘗講論
唯於農田不廢詢訪以米之貴賤而察歲
之豐凶也然常語人則曰有國家豈能忘

利或孳孳而營之或臨事必以爲言此前
賢以爲戒也遺事

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
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
人戲問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
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御下尤有禮法
未嘗以非類罵人遺事

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
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
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

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
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
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
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
之故不欲以勞人遺事

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
契又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
中興之事往往嘗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
聞者遺事

李丞相伯紀爲柱史坐論水被謫有書與公

求華嚴奧旨若將忘世者公以狄梁公得
箴猶捨之語報之且謂李文靖王文正二
公皆好佛者未嘗淫其教文而專以衛物
爲心文靖爲相以不擾之說報罷內外所
陳利害文正當軸終日端默包兵革以待
夷狄勉其繼踵二公於筮箴之外書辭數
千言及後伯紀果大用識者歎公澡鑑且
服公之至論也

遺事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
於魯直爲舅氏然不免有所竊議至於了

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
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
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爲今日用者荅
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公
可以獨當天卜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
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
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
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
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
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爲賢士

大夫所欽屬如此遺事

公自遷責所居必葺小齋終日寫閱內典觀經史二十餘年如一日未嘗少懈以所抄錄名曰知恩殆千餘軸又雜觀百家之文鑿卜等書開卷得益者亦片紙記錄粘于壁間環座既遍即合為一策名曰壁記如此者又數十冊遺事

張丞相天覺晚年亦好佛書重道建華嚴閣作醮錄會黃冠釋子紛紛奔趨之公雖嘗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是代

書簡之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勲業地無愧是神仙及在山陽方與賓舊會食見邸報有天覺所上遺表遽止酒而起歎傷異常客有以為疑者公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踈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殆難濟也未幾公亦感疾浸至大故遺事

陳瑩中與關止叔沼與滎陽公書問其言前輩與公之交遊必平闕書云某公某官如

稱器之則曰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已同等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也如曰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以為後生法童蒙訓

陳瑩中嘗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已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童蒙訓

陳左司瓘送其姪淵責沈文曰予元豐乙丑

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

淳夫同舍是時先公為秘書省正字公嘗論顏子不遷怒

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

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謝曰生

長東南實未知也子常以寡陋自愧了翁

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

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范太史遺事龜山先生題責迹後曰了翁以蓋世

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

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愧非有

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為疆何以及此高文大

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

少補之哉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

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

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叅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

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旣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龜山撰公
祠堂記

十四之一

康節邵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
又徙共城先生年三十來遊于洛葬其
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
遁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試將
作監主簿熙寧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
呂公誨等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州團練
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
之官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

郎元祐中特賜謚

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
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
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
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
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
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
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
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
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

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
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人
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
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
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
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
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
親踈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
於人願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嘗以春
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

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敬其與人
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
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
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
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
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
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
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
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適獨先生之學
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

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
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
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
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
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
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銘曰嗚呼先生
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
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
以飫以豐天不愁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
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明道先生
撰墓誌銘

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汶陽穆脩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見也先生既受其學又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河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諮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百源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瑰偉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衛人乃知先生之爲

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爲洛邑天下之中土達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

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
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
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
公爲買園以居之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
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
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
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得其本原而釋
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著皇極經世
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
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門人張嶠
撰行狀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去未
嘗攢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
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
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
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
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
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
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
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
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

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
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
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
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
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
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
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
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
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
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

也

呂氏家
塾記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為先生請謚于朝太常
博士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
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
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
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万
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
考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
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
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蓋其

自得深矣故其隱居幾三十年室廬纔足以蔽風雨澆園耕稼僅足以給朝夕及出而接物恂恂樂易無貴賤少長一切以誠平居怡然有所甚樂而世莫能窺也常自名其居曰安樂而又以為號蓋古有黔婁者死無以斂而謚曰康以為不苟世之爵祿者其富貴有餘與君之學未必同而其迹似之矣方朝廷命君以潁州推官嘗辭而不聽君以為辭益堅則名益高而未必從也既受命而以疾辭於吏部則有司之

事耳故迹不近名而終自全其志則其守

可謂固矣謹按謚法温良好樂曰康能固

所守曰節伏請謚曰康節

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菲入洛時先公叅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非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為裴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裴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邪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邵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其後二十年裴偶入太常為博士次當作先生謚議乃恍然固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

康節先生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

館康節特毀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于百源之上時李之才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日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千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

以下並聞見錄

康節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

居之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答以詩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為胷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為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公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文忠不樂至者二十八人各試論一首命官為試銜知縣且奏天下尚有遺

材乞令再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洙乃以康節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知制誥王介甫繳還辭頭曰使邵雍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辭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御史中丞呂誨三司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叅知政事素重常

秩故穎州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祕書省校書郎穎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荅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 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

知其爲人矣

康節嘉祐中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勅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服以謝且曰吾不復任矣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雍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官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康節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康節過士友家書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卧久歌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陳恬云擊壤集不載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

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
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
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
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
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
明邵先生知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
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
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
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

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
去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
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
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玆重相知忽
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公常令二青衣蒼
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
節論天下事公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
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公曰忘却拄杖矣
公常苦氣痞康節曰好事到手畏名御不爲
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

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公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之公曰先生度弼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叅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溫公見康節曰明日僧修顯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

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弼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弼未之思也公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

節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仲賢
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顏體大書極
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
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書大字
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
十五年成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
花叢胡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閑康節愛之
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
廬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

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
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議振古
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
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
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

康節居洛凡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與之
爲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
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
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
有詩去時有四不出

大風大雨
大暑大寒

會有四不赴

公會葬會
生會醜會

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
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
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
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
康節以至誠爲之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
如康節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
行窩故康節沒鄉人挽詩有去春風秋月
嬉游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
如此

康節平居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

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
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
主客曰何也康節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
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
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
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
六鷁退飛鸚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
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
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伯溫後聞熙

州有唐碑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耶因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君之說

康節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康節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它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

康節已知呼伯温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
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

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
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

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辨惑云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以見告乎先生舉
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逕須令寬
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程氏遺書云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
它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
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又云邵堯夫臨
終時只是諧謔須更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
猶有意也此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願往視之
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佗氣微不能
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荅云你道生薑樹

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
佗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佗盡出外說話佗皆聞
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
夫曰我將為收却幽州也以佗人觀之便以為怪此
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
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
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
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佗
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
夫事佗自如此亦豈肯學也

邵康節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

與之有舊嘗往從之時章惇子厚作令商

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

豪俊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也語次因及

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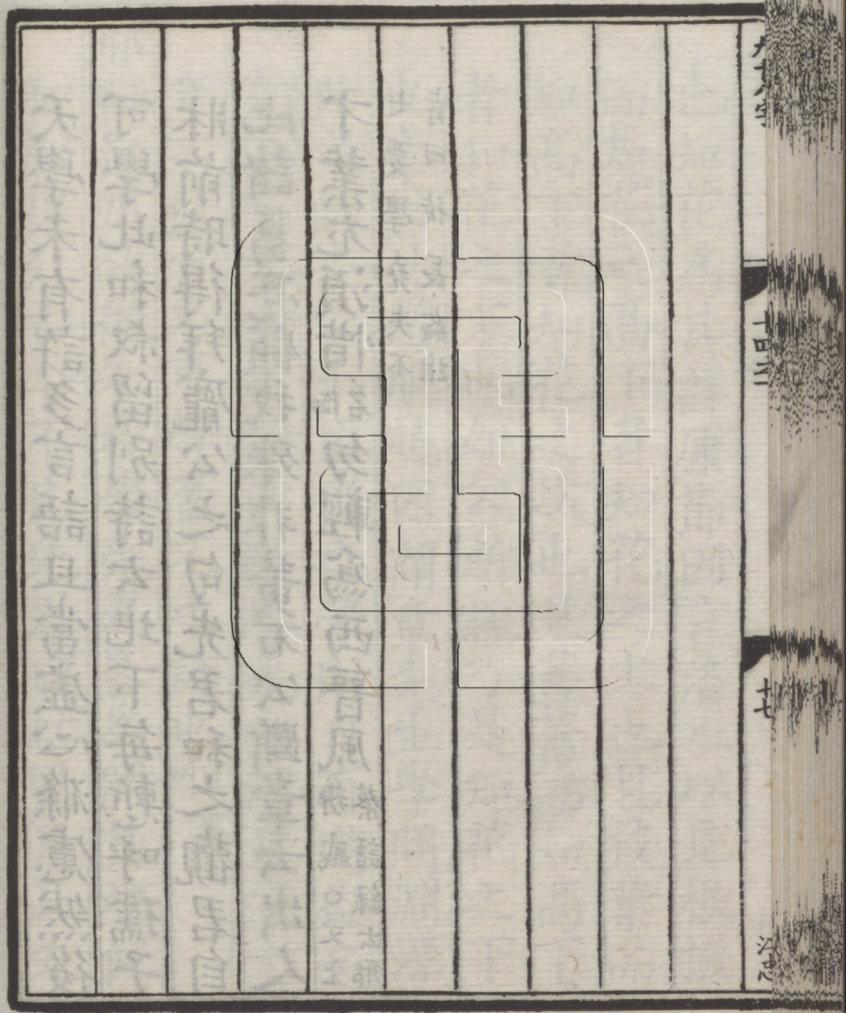
也知花為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
 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
 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菩蕾而知高下
 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說乃是知花之下
 也章默然慙服趙因謂章先生學問淵源
 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
 章因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
 年不仕官乃可學蓋不之許也童蒙訓
 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畧為開其端倪
 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

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
 可學此和叔留別詩去圮下每慙呼孺子
 牀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之觀君自
 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
 才業尤須惜御名勿輕為西晉風辨惑○又上蔡語錄去邢
 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高第十四之二

密學陳公

公名襄字述古福州候官人中慶曆二年進士第歷建州浦城縣主簿台州仙居令知孟州河陽彭州濛陽縣召試充祕閣校理判尚書祠部出知常州神宗即位召脩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未幾罷諫院兼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內銓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出知陳州徙杭州召還知通進銀臺司除樞密直



學士判太常寺兼侍讀卒年六十四
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爲念居
間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
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
烈周希孟鄭穆爲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
磨礪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時學
者方溺於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
性之說皆指以爲迂闊而莫之講公與三
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
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

家由家達于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
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
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
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傳之四方
從之學者日益衆

葉祖洽
撰行狀

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關令公獨當縣事
邑之封疆遠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
請託習以爲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
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
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

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
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賊縮手喪氣
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
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
以繕學舍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入
學講說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
部使者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
便於民者干之安皆行之人受其賜行狀
公爲主簿集其士子弟及庶民之好學者教
于縣庠使孝于其親順於其昆信於其鄉

仁於其民由是爲其父兄者更相糾戒不
可以非禮干吾簿焉時有禁近大臣扶護
親喪還閩衢州以南所過邑皆調民丁七
百送其行李至浦城公曰農時方作雖王
命尚不可奪之矧以爲私耶乃令僦賃以

役

劉執中撰
祠堂記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
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
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
群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

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
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
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
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
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

小說

筆談

仙居爲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
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
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
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

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
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圃蕪廢弗葺縱民
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爲民利故瓦木
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
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去也老幼攀車
遮道幾不得出境

行狀

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
陽一見公即厚遇之燕遊登臨必與之偕
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
人也縣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

入學至弛身役以誘之又命其徒張公諤
吳道分教之民莫不聳勸俄有謗者謂公
誘邑子以資過客富公聞之不能無惑志
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公苟惑謗何以爲知己富不能折其親
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責公者曰可毀校以
塞謗公笑謂曰以一謗者使諸生遂不得
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說不爲少
懈然後富公益竒之知其自信之篤行狀
公在河陽邑居隘陋盛暑公出家人間或垂

簾納涼於廳事既而其櫝失官緡錢二萬
守者以爲辭公不辨出已俸償之物議喧
騰富公亦以爲信未幾盜獲於它邑乃守
櫝者爲之河陽里胥運置酒材破蕩產業
者世以爲病公命浙東從之學者張公諤
以百金僦田兩夫募農師引沃水灌爲稻
畦種以糯穀比其耕插耘耨收割也必躬
蒞之而其往來皆用盛樂招集其民俾觀
稼穡之法酒材旣足民胥効之瘠鹵之地
遂爲膏腴温造故迹復生秔稌矣祠堂記

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為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闈官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為陛下愛惜典刑首為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狀行出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為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

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狀行

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為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公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早有漑豐穰歲

饗矣

祠堂記

管勾國子監時有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

校貢舉之制公因奏曰事得其本則爲之甚易陛下先求賢德使爲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陳烈管師常程頤經行脩明宜召爲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法

狀行

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次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降旨候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命是聽豈可計較資地以爲輕重况義之所在知

無不言夫豈知鈇鑕之在前而寵祿之居後哉一有頤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爲右史又歲餘始

掌誥命

呂氏家塾記

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公數上疏論列言多留中嘗言人君先於知道其次在得賢然後務立法度多見嘉納

狀行

召試知制誥公不就奏曰朝廷比以制置條例司改更常平新法中外之議皆以爲擾

臣負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聖心蚤令
寢罷不職之罪不知譴所其有召試臣不
敢當旋罷知雜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
復脩起居注皆辭以爲言事不職不敢承
命仍乞外補御批其疏近除知制誥卿以
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
經術行已深惜遠去故特還舊職庶幾左
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今覽來奏
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今還卿來章當
亟就職遂復脩注判銓焉

祠堂記

杭爲都會賓旅之衝又屬朝廷相繼遣使公
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擾杭
雖號水鄉而其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繼
唐相國李長源舊爲六井引西湖以飲民
井旣久廢不脩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
其源流湫而甃之井遂可食雖遇旱歲民
用沛然

行狀

陳地勢卑每遇霖雨遂無通溝州民苦之公
命脩八字溝以漑水城中無泥行之阻州
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十

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
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奮公
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
善言循循誘之莫不感勵

狀行

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
果鳥獸狀如雲母印著粉紙時陳襄侍讀
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去此事當奏
但非瑞奏耳但作奏去有此祥異不敢不
奏以竹箴盛瓦數十枚奏呈冰文雖消痕
跡猶在識者皆以陳公爲得體

韓莊敏
遺事

公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
會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
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干朝廷治體州縣
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爲法者鰥寡
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凶札疾疫恤窮
安富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
生材差役漕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
曲盡之術而又以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
憚謙遜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
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

凡四十年弗懈也既亡彛檢其手書議及
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凡餘
百本或累至十幅盈紙細書講論得失則
其以天下為己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
可量哉

祠堂記

公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

書先醒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

狀行

公為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
於為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
之得遇利害得喪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

人恭而溫與之遊者不覺鄙吝之失於心
也

狀行

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為上客述古所
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造
為五鬼之號而襄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
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
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為人作鬼乎

呂氏家
塾記

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為己任故
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

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
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
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固國之本也治已
爲臨下之範也學古爲脩身之資也事親
爲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
皆公之所教也不止如是焉自始達及終
身九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
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
爲民庇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
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

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亨
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
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
咨嗟靡息焉公之於學志在攷古以治其
性爲本事君以建其忠爲業故雖燕居必
持厥志謂暴其氣者不可以入君子之德
是以雖家人臧獲平生未始見其不足之
色銳於經綸天下大務尤能受盡言樂聞
已過喜於爲善度量淵廣長於包荒樂於
教民其職精於治體其政先於變俗其仁

勤於濟衆其交貴於謙光故其出入中外
裕裕然弗以進退榮辱動其心焉每曰惟
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吾徒之事也其知
諫知雜言出至誠詳審有緒不爲激訐故
雖譏病大臣補救時政

上每嘉納而多

留中

祠堂記

十四之三

祕書丞劉公

公名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少有高志
年五十爲穎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
官家廬山之陽歐陽公所爲賦廬山高
也公年十八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
邢州鉅鹿主簿遷晉州和川令司馬公
受詔脩資治通鑑奏請同編脩以親老
乞監南康酒詔即其官脩書累官至祕
書丞卒年四十七

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
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
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十二三謁丞相
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

史撰
墓碣

公在鉅鹿陳鄴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

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

墓碣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
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
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

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
末以已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
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

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

司馬公作十
國紀年序

道原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
吏皆連坐下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
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深文峻詆

墓碣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
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
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

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
不覽坐聽其談袞袞無窮上下數千載間
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考驗令人
不覺心服

十國紀年序

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
以爲龜鑑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
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
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所得而
知者唯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
退即奏召之與共修書凡數年史事之紛

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蒙成而已

十國紀年序。又墓

碣云道原於魏晉以後事尤能精詳考證前史差謬司馬公悉委而取決焉

道原爲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
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
肯附之且非其所爲執政者寢不悅當是
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
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悖怒而道原不
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道
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
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

碣墓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
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
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
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
財用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
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
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
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
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
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

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
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

得之

十國紀
年序

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
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
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知
嘉平二十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
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
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
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毫

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
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
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
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十國紀年序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
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
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
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
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
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

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
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
諂者疾之如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
人之所難也昔申枨以多欲不得爲剛微
生高以乞醯不得爲直如道原者可以爲
剛直之士矣十國紀年序

道原家貧至無以給苜甘一毫不妄取於人
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
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費之固辭強與之
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它

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
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
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

勇矣

十國紀年序

先公言荆公笑劉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
必戲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力
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義者道原怒
形於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先公
每談此以爲笑

范太史遺事

資治通鑑書成劉祕丞已卒先公上奏云怒

於此書功力最多今編修屬官皆蒙甄錄
惟恕身亡獨未霑恩伏聞 仁宗朝黃鑑
預修三朝寶訓梅堯臣爲編修唐書官皆
未及奏書而卒後特官其一子乞依此例
與恕一子推恩又乞以刊成通鑑賜其家
朝廷皆從之道原子羲仲有史學能世其
家先公待之如子姪

范太史遺事

人可... 不... 為... 是...
 矣... 之... 而... 之...
 案... 公... 之... 致...
 贈... 我... 之... 之... 之... 之...
 與... 之... 之... 之... 之...
 未... 矣... 之... 之... 之...
 謝... 良... 之... 之... 之...
 於... 此... 書... 之... 之... 之...

蘇秦十四之四

節孝徐先生

先生名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中進士

第神宗朝數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

祐年就除揚州司戶叅軍楚州教授

徽宗即位特改宣德郎累乞致仕不報

崇寧二年特除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

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

先生自兒童不為嬉戲寡言笑莊毅如成人

父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床下

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一日使讀孝經轉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携先生育於陝右外家事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幘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彌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王資深撰行狀。又童蒙訓云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其母

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一衲裘以米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

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嘗曰吾於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童蒙訓云

仲車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亦要直也自此不敢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又安定行錄云了翁嘗問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辨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先取所欲餘書十篋弊屋數間而

已先生怡然受之二叔父歿家事替先生
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
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
或不獲即奔走闌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
純孝換直以售之親戚故人致甘毳誠
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
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
嬉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
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吏不快也應舉貢
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

京師一日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
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
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
平居日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
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
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爲太夫人壽數
往返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
之荅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予非敢忘嗣
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
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

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山行
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
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
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狀行
太夫人旣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
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卧
苦枕塊縗經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
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僵仆手足皆
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廬下見其飲食
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

亦湏爲公泣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
樵父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
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造有司每歲甘
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吏民無長少日
至東郭焚香致恭城中爲虛競獻粟帛藥
劑悉無所受隣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
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
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墳左有杏一本兩枝
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
合今尚存也先生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

妣几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
以火温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母平時所
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行狀
先生嘗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
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
子弟室家是曰士民在泮者蓋千人行狀
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爲先
曰脩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
明其術甚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
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

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荅不
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
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其
身自遠方寄匣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
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
使歸行狀

先生天文之學充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
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
甚多何獨天文行狀

先生居山陽鄉校幾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籩

豆器皿必自盥濯春秋釋菜必數日齋戒
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歿於
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烝嘗者數百
人設廣坐祭之狀行
先生自少戒殺見聚螿惕然惟恐踐之未嘗
誦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
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袞袞
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語邊事
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塞踈密番禺
搶手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歎曰

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狀行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
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
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之難也
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

敗事

狀行

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藁口
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餘韻一夕乘
輿自書不改一字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
未暇者不可勝記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

小字不襄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荅者
率以小詩報之然詩亦不至京師狀行

先生居官得祿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

有無至親舊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脫

衣衣之率以為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

一日絕祿而家徒四壁立狀行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

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

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

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之

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又

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

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

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

也狀行

先生以病廢人事惟里閭故舊親戚之喪遣

吊祭親洽辦如平日滌罌缸貯酒拜而後

遣之安定言行錄

先生病革門人問之先生遽以衣覆首曰不

巾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頃臯

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
易箕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狀行

傳尚書墨卿初尉江都往來山陽深為節孝

先生所知或問先生所為知墨卿者先生

曰方欽聖升遐楚之郡縣官若寓若客

皆集服臨郡廷下惟傳尉容稱其服吾是

以賢之安定言行錄

十四之五

陳無已一字履常事具文集序今見左方

彭城后山居士陳師道無已苦節厲志自其

少時蚤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

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

從合薦于朝起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

言者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

授穎州紹聖初以進非科第而罷退居彭

城者累年復教授棣州入祕書省為正字

以卒實建中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

寄其孥婦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
不往此豈易衣食者哉在穎賦六一堂詩
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而太守
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
日不炊妻子愠見而不恤諸經皆有訓傳
於詩禮尤邃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
存者財十一也世徒喜誦其詩文乃若奧
學至行或莫之聞也

謝克家撰
文集序

頃在廣陵秦觀少游為僕言彭城陳師道履
常者高士也其文妙絕當世而行義稱焉

嘗銘黃樓曾公子固謂如秦刻石傳公欽
之初為吏部侍郎聞其游京師欲與相見
先以問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倪顏色伺
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
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
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
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二公所以待履
常者如此

道鄉
集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
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

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

刺履常者故得一官

蘇內翰答李薦書。後山集答秦少游書云辱書論以章

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

愚雖不足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

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

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

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它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棄下澤候公於

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四

